

郭跃进:从京剧名角到学术带头人

本报记者 张婷

2013年,摩洛哥菲斯举办的第八届菲斯国际大学生戏剧节上高手如云。来自沙特阿拉伯、法国、印度尼西亚、西班牙、加拿大及中国等国十几所大学的代表队在此切磋技艺。最终,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代表队凭借3出精彩的折子戏《天女散花》、《拾玉镯》和《挑滑车》,一举斩获本届戏剧节最高奖——戏剧节大奖。

这个优秀团队的带头人是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主任郭跃进。由国家一级演员、梅兰芳金奖获得者,成功变身中央戏剧学院的学术带头人,郭跃进的经历非同寻常,惹人一探究竟。

一个冬日的晚上,还在学院办公室里加班的郭跃进端着盒饭,笑盈盈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1岁演全本《红灯记》

上世纪50年代,全国上下正普及革命样板戏。在这股热潮的带动下,年幼的郭跃进便进入山东泰安少儿艺术团,学唱革命样板戏。聪明伶俐的她11岁时就能登台演全本《红灯记》的李奶奶,且一招一式像模像样,精彩的演出每次都乐坏了全场观众,还参加了全省汇演。

1971年,山东省五七艺校(“文革”期间,山东艺专与省戏曲学校合并)招生,自身条件优秀的郭跃进被招考老师一眼看中,以老旦行当入校,师从孟丽君、韩玉春。5年半的科班学习使其在唱、念、做、打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76年,郭跃进以品学全优的成绩毕业,在泰安市京剧团实践一年后回母校任教,其所教的班级一直在校名列前茅。1982年,山东省戏曲学校成立实验团,郭跃进进校边演,并不断跟随王元清(富连成坐科老旦)学习,丰富教学及演出剧目,艺术水平日渐提高。

夺取梅兰芳金奖

1986年,郭跃进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后,有幸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金泉在学院接收的第一名学生。“成为李老的学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戏曲学院三顾茅庐才请到李老授课。第一次见他,没说几句话就让我先唱上一段。我刚唱了一句,李老就回身进屋抱来了录音机录下了我的声音。老师并未评价我,但当即就定下教授我《李逵

探母》一剧。事后才知,老师对我特别满意,在他教授的学生中,第一出戏就学《李逵探母》的我还是头一个。”郭跃进说。

在李金泉亲授下,郭跃进的技艺得到了进一步深造,开始在京剧大舞台上崭露头角。1987年,他以《李逵探母》一剧参加了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获得优秀表演奖。1991年,又以《八珍汤》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最佳表演奖。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已小有名气的郭跃进被北京多个院团看中,希望她能留下。她的选择却是回山东踏踏实实教学。

1994年,对于当时36岁的郭跃进来说意义非常。她要去北京角逐梅兰芳金奖,而她高龄早孕的儿子还正在哺乳期,儿子、北京,成了摆在郭跃进面前的选择题。“如果我去北京学戏,就意味着儿子要断奶,我这一生都不能再用母乳喂养我的孩子了。作为母亲,我心如刀割。可是,去北京参赛,我已是山东唯一的选手了,对个人是难得的交流机会,对山东是肩负的责任重大。”郭跃进回忆说,决定去留的那晚,她彻夜未眠,抱着襁褓中的孩子默默流泪。“丈夫被我哭得不知所措,像个不倒翁般时躺时坐,不知如何安慰我,开导我。”郭跃进没有辜负山东人民的期望,她坚定地赶往北京,为追求京剧艺术继续登上了舞台。

“梅兰芳金奖大赛是京剧界最高层次的比赛,参赛选手可谓精英荟萃,其中不乏久负盛名的艺术家,也有当红新星,竞争十分激烈。”郭跃进说。为了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她每天足踏三寸厚底靴,身穿大靠,在夏季炎热的排练厅里不分昼夜地反复苦练两个重点剧目《对花枪》和《八珍汤》。

最终,郭跃进以其精湛的演技一举摘取了梅兰芳金奖的桂冠,并确立了自己“形神兼备,文武并重”的“老旦之美、之魅”艺术风格。

当老师更有价值

“当一名老师,以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去培养更多的人,而且教学相长,比当一名演员更有价值。”采访中,郭跃进常说这句话。这也是她多次将舞台放在次要位置,而选择教学的原因。她在坚守教育岗位36年间,取得教学成果及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颇多。



郭跃进在第八届菲斯国际大学生戏剧节上领取戏剧节大奖奖杯

2005年,郭跃进为开拓京剧艺术受众面,立足高校产、学、研、创,奋斗一年将《余赛花》搬上央视荧屏,并摘得了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第二十六届飞天奖,这在全国高校尚属首例。当被问及出品这部电视剧的最大收获时,郭跃进感慨地说:“我带领100多名师生,十几辆开往横店影视城拍片,当时一切都是尝试着迈出第一步!现在想想,人真了不得,人能创造奇迹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人的认识,是精神上的净化和升华。在这次拍摄中,我的精神和体能都经历了极限挑战,彻底领悟到何谓信仰、何谓事业!”

如今,郭跃进又在中央戏剧学院努力开拓着。她被中戏引进为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带头人,筹备并建立了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担任系主任一职。

“中戏办京剧系要找准定位。我觉

得,这个系不要大办要精办;要教学、实践、科研三位一体,并行并重;要使京剧艺术与其他艺术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要在严格继承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等等。”郭跃进说。

在这样的办系理念下,中戏办的京剧系果然与众不同,培养方案科学严谨,因材施教细化入微。深入了解,这一做法很有文化担当。“京剧系的建设,进一步深化了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学科的内涵建设;突出了写实与写意两种演剧样式创作的结合、基础与前沿的对接、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注重培养知识结构系统、演剧素养全面、学术视野广阔、能够驾驭民族风格演剧特色的实践型创新人才。”郭跃进说,“作为学科带头人,自己身上担子不轻,必须以勇于探索的拼搏精神,与同仁们一起为国粹艺术贡献所能,勇往直前。”

喜欢相声的观众一定对他不会陌生。他师从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其表演的相声感情充沛、语言生动、捧哏幽默、尺寸得当、反应机敏,切入节奏把握准确,令人回味无穷;他是一位集表演、创作于一身的资深相声演员,其作品被录制录音带和光盘等广为流传。他就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曲艺杂技团团长、著名相声演员刘际。

从“板凳球员”到相声演员

采访刘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爽朗的笑声先让人备感温暖;再见本人,举手投足间尽显真诚亲和、说话极富表现力。“能在舞台上将快乐传递给观众,是我快乐的事。”刘际的开场白,简明扼要、直奔主题。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位给千家万户不断制造“笑料”的相声演员,年轻时竟有过当“板凳球员”的经历。

1974年,刘际高中毕业被分配到河北省栾城县插队。当时县里正在组织篮球队,刘际幸运入选。于是,他就随队到晋县参加石家庄地区篮球赛。“那时候我是个名副其实的‘板凳队员’,因为个子矮经常上不了场。”刘际说,但没想到,年少时自己感兴趣的快板功底,意外地让他开始了真正的曲艺专业生涯。

“在当‘板凳球员’的这段时间我带着快板,被同宿舍人发现了,在他们的要求下我就表演起来。”刘际回忆道,集训结束时,他被县文化馆领导看中,代表县里参加全省的“五四”文艺汇演。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多年的搭档马云路,开始了他们的首度合作。

20岁时,北京军区在河北招收文艺兵,刘际又被选中。1981年,刘际转业到河北省曲艺团,和马云路再次合作,并逐渐成为相声界的金牌搭档,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笑星。28岁时,年轻的刘际一跃成为河北省曲艺团副团长。然后在不惑之年,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他。2002年,当时已46岁的刘际经师父侯耀文介绍进入了中国铁路文工团,从河北来到相声的重要发源地——北京。如今,已成为中国铁路文工团曲艺杂技团团长的刘际迎来了事业的再次辉煌。

一碗炸酱面诠释“师徒情”

“一路走来能够小有成绩只能说明自己非常幸运。我遇到了很多贵人,尤其是我师父对我影响很大。”回忆自己的艺术之路,刘际多次提到自己的师父侯耀文,“要说起和师父之间的故事,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1981年,在全国相声比赛上,刘际与侯耀文结识。1995年11月,在河北石家庄,刘际正式拜师,成为“侯门相声”中的一员。“自从我进入中国铁路文工团,我和师父几乎形影不离。大家在一起特别开心,互相之间真是‘包袱’抖不完。为了相声广纳贤才,师父做事就请所有弟子到他家去吃他做的炸酱面,我们这帮弟子都亲切地称之为‘侯氏炸酱面’。这面真是几天不吃就难受,想得慌啊!”说到这里,刘际不禁又笑了起来。

在刘际的眼中,生活中的师父像个老小孩儿般有趣,教徒弟时却又严厉异常,既是严师又是榜样。“1998年,我跟搭档马云路参加全国相声比赛,当时师父对我们的参赛作品《夸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亲自给我们改本子,每句词、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严格把关。果不其然,相声《夸夫》获当年全国相声大赛表演一等奖,并获河北文艺精品特别奖。”说到这里,刘际停顿片刻,由衷地说,“没有师父,哪有我的今天啊!”

为了纪念师父的艺术人生、表达与师父的特殊感情,刘际和侯耀文其他弟子一起举办了纪念师父的专场演出。“师父的相声艺术,我们总结为‘诡异当中有智慧,幽默当中有文化,包袱当中有知识,滑稽当中有高雅’。通过这种不沉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追忆和思念之情,我觉得非常好。目前,我们已陆续举办了侯耀文先生逝世一周年、三周年、五

播撒欢笑三十年

访著名相声演员刘际
本报记者 祝静

周年的专场演出,今后,只要有条件,这样的活动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并且还计划举办侯先生的个人作品赏析会及相声艺术研讨会。”

有继承也有创新

刘际走上相声表演艺术之路已有30多年。多年来,他和搭档马云路创作、表演了一大批优秀的曲艺作品,并多次获奖。相声《夸夫》获全国相声大赛表演一等奖,并获河北文艺精品特别奖;相声《催来的爹》获第二届 CCTV 全国相声大赛表演二等奖……

谈及创作心得,刘际坦言,如今相声创作实在是太难了,要想赢得观众,必须要创新。“师父生前一直强调:‘相声只有不断地吐故纳新,不断地改变传统,才会站住脚。’相声创作要与时俱进,要能看到当下百姓的现实生活,这样群众就愿意听,听得进去,越听越爱听。”

据刘际透露,眼下,他正和马云路不断打磨、完善新的相声段子《打眼》。该作品充分发挥了相声的讽刺功能,通过诙谐的语言叙述,讽刺社会生活中的各类虚假现象,在嬉笑怒骂中,传递正能量。

近年来,刘际也一直在为相声事业后继有人而努力着。2013年,就有一件大事让刘际喜上眉梢。2013年2月28日,按照相声界最传统的方式,在300多位曲艺界大腕的见证下,刘际在河北石家庄第一次收徒,并且一口气收了10个,这些徒弟从“60后”到“90后”都有,大多是经他多年指教、相声道路上很有希望的中青年演员。

刘际表示,这次收徒大多是河北人。“我是从河北出来的,没有河北就没有我的一切,人不能忘本,要知道感恩。”问及收徒标准,刘际直言:“我的收徒标准就是要热爱相声、支持相声,哪怕不是专业演员也成。再过几年,我也要退休了,能把自己的艺术传授给下一代,把相声事业传承下去,就是我最值得欣慰的地方。”采访结束时,刘际说出了发自内心的感慨。



刘际

竭诚尽智事花鼓

——记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掌门人”吴培义

李淑雯

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孕育出充满地域特色的花鼓戏,也孕育出一个蜚声省内的优秀艺术团——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它的“掌门人”就是坚守花鼓艺术事业40余年的吴培义。

江汉平原花鼓戏花脸第一人

吴培义出身于湖北潜江县(后改为市)老新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因时任潜江县委书记陈子英(战斗英雄邱少云生前所在连连长)的知遇而步入潜江剧团,很快便因《半夜鸡叫》的高玉

宝、《智取威虎山》的李勇奇等角色的出色表演而走红潜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吴培义走上了他真正的主演之路。1979年主演的《三财财神》在荆州地区现代戏调演中荣获演出一等奖。1980年主演的现代戏《买摇窝》在湖北省专业文艺调演中荣获优秀演出奖。1981年,因传统戏《秦香莲》中包公一角的独特演唱与表演,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成经典专辑进行专题推播。1984年主演现代戏《拦花轿》进京演出获好评。因长年多次在《秦香莲》、《追鱼》、《狸猫换太子》、《四姐下凡》、《铁券》等众多剧目中成功扮演包公一角,在江汉平原有“花鼓戏花脸第一人”的美誉。

吴培义的演艺生涯正处在蒸蒸日上之际,却因演出途中的一次车祸而中止了自己的表演艺术脚步——车祸造成的脑外伤瘫痪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昏倒在演出舞台……不想放弃花鼓事业的吴培义走上了考学的道路。几年苦读毕业之后,他重返剧团,首任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党委书记暨法人代表,成为花鼓剧院持续20年的“掌门人”。

培育新人新剧赢得荣誉

90年代初,地方戏曲事业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也不例外。面对剧团当时所特有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吴培义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智慧紧紧抓住剧目和人才这个“纲”。他上下求索,左右求援,磨破嘴皮、跑断双腿,两年内,为花鼓戏《原野情仇》

争得“湖北省戏剧新作展演”和“文华奖评比演出”等重大赛事的参演资格,并在两次赛演活动中捧回省级的演出金奖和国家级的文华新剧目奖、文华表演奖及戏剧梅花奖等多项大奖。几年下来,虽然他自己累得落下毛病,单位的人心却被凝聚起来。

进入新世纪,艺术人才的脱档断层成为了专业文艺团体尤其是戏曲团体的“杀手”,全国不少地方剧种、剧团因人才后继而“停摆”或“转向”。而吴培义则一直科学地筹谋着依托名牌大学培养花鼓戏艺术人才的高招。在争取到潜江市委、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后,吴培义把慧眼瞄准了华中师范大学。为寻求合作,他无休止地来回于武汉与潜江,昼夜往返于公交车上。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与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省艺术学校签订了合作招生的协议,拉开了花鼓戏人才培养的战略序幕。

近20年来,剧团先后培养和引进优秀戏曲艺术人才30余人,其中不乏周边剧团的台柱子和戏尖子。除原有的艺术人才外,丁明安、管沙、谢婷婷、傅潜芬、方成、吴珍珍、熊维斯等华中师范大学演员,已逐渐成长为新时代的花鼓新秀。

引进和培养人才只是第一步,让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创造价值才是关键。吴培义再次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策:为华师大花鼓戏大专班的“见习演员”量身打造一台现代花鼓戏《生命童话》,目标直指第九届中国艺术节。面对这个首开先河的决定,许多人怀疑它的可行性和成功率。“用乳臭未干的‘80后’‘90后’去与全国顶级的‘大腕’大师比拼夺奖,无异于鸡蛋碰石头、痴人做梦!”吴培义的回答是:夺金得奖不是艺术的本质体现和终极目的,我们的根本目标是推荐新人,扩大影响,实现花鼓戏曲艺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说到容易做到难。面对演员

艺术水平的巨大落差和编剧、导演、舞美人才的匮乏,以及资金设备的严重短缺,年逾“知命”的吴培义日日如坠深渊,天天度日如年……“置之死地而后生”,似乎是吴培义人生道路的专用语,自2008年始,从湖北省地方艺术节到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最终入选“九艺节”、《生命童话》3年“三级跳”,继获得湖北省优秀剧目奖(金奖)、“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又荣获文华优秀剧目奖、文华剧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舞美奖等多项国家级艺术大奖。

让剧院变身艺术研究院

2011年5月,正值吴培义积劳成疾,病倒在出差途中被送进医院之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剧团何去何从,一时风起云涌。于是,自住院手术的第三天起,吴培义便躺在病床之上,打着吊针,酝酿并书写改革措施,上报请示方案。56个日日夜夜,吴培义减体重20余公斤,平添了满头白发,当他出院回到潜江之时,就连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认不出他的模样了。经过吴培义的精心策划与运作,最终获得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与认同,花鼓剧院被批准核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构——湖北省花鼓戏艺术研究院。

员工人心的安定、人才队伍的发达、艺术创作的繁荣,带来的是效益的攀升:花鼓剧院年均演出200场以上,拥有自己的“曹禺戏楼”和商厦大楼,在全省率先为演职员购买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成为被文化部和人事部表彰的“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和中组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目前,剧团上下齐心、内外和谐、工作稳健,一片欣欣向荣。“成绩归于大家,成功属于历史!明天才是考验,未来才算‘真经’。”吴培义说。



吴培义